柯家山館遺稿

績溪胡培翬竹邨

汪叔辰先生別傳

先生姓汪氏名龍字叔辰歙人乾隆丙午舉人揀選知縣嘗讀詩生民元鳥二篇疑鄭箋迹乳卵生之說不若毛傳謂姜嫄簡狄從帝嚳祀郊禖之爲正遂博稽傳箋同異用力於是經者數十年成毛詩異義四卷毛詩申成十卷毛傳辭義簡質師授甚遠獨得詩之正傳而鄭康成集漢儒之成箋詩又在注禮之後

學益深遂均有未易訾議者自唐孔氏作正義不能辨別源流後之讀詩者或從毛或從鄭率歸鹵莽而已先生意主述毛而立論必持其平一字之異必詳考而證明之嘗作異義述曰鄭注周禮封人設其楅衡謂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及箋詩夏而楅衡則同傳以爲楅衡其牛角爲其觸牴人說文解字云楅以木有所逼束也衡字注云牛觸橫大木其角是楅衡本一事禮注分之不若詩箋爲當矣然則鄭於傳義其有不同殆非苟爲異者顧棫樸箋不以六師爲六軍

孔氏稽之鄭志謂非定解由所注者廣矣及改正即

是以思其得無異所不當異者乎而正義申述又或

異其所同或同其所異是葢不可以無辨也又曰孔

氏正義陸氏釋文所據經本復各不同其所申解亦或有

異且有誤解經義而自異於毛鄭者是又不可以不

考也又今本鄭氏詩譜多譌脫先生據各書所引校

補錄附異義之後先生說詩其精者萃於異義殁後

弟子鮑方榘刊以行世而其申成一書曾於友人王

拔萃鼎祚處見之徵引亦詳備惜乎其未並梓以傳

也先生尤熟於許氏說文所著書數自手寫點畫悉
宗六書無一筆苟年過七十交於段氏玉裁得所注
說文復將異義補正若干條重寫定本而段氏亦多
采其說入說文注生平安貧守道絕不預外事而當
事者高其學每造訪其廬郡守嘗請脩志書所纂體
例簡嚴後之為志書者不能如其範圍也又嘗主講
郡城古紫陽書院生於乾隆七年十一月歿於道光
三年十月十五日年八十二曾祖道鏐祖登澤授脩
職郎父嘉樹歲貢生子三宸書寶書馨書宸書先歿

先生自定葬地近其曾祖考及考妣墓塋以爲魂所眷慕其病也自爲誌銘授賓書納壙中

論曰先生晚歲耳重聽接膝不相聞必以筆談寂處一室雖與同邑舉人方椿友善椿字子橋余於先生僅一造謁奉教而與子橋數往來故習知先生行誼子橋事生母張太孺人極孝性剛介不苟隨俗俯仰急人之難待友至誠潛心六書通漢儒箋注蓄書萬卷皆手校其譌謬著有楚頌山房詩文集十卷欽藝文志四卷亦吾郡績學君子也

福建臺灣道胡君別傳

君姓胡氏諱承珙字景孟號墨莊先世自徽州婺源遷涇之溪頭都二十五傳至尚衡順治壬辰進士官至湖南布政使司參議是爲君之高祖曾祖之棟河南新安縣知縣祖兆殷邑庠生父遠齡多隱德懿行生君稍晚奇愛之然君自幼馴謹不煩約束五歲就傅卽穎悟誦讀倍常兒十歲能文章十三入庠十八食餼歲科試聯冠其軍嘉慶六年辛酉君年二十六膺選拔其年卽中式江南鄉試乙丑成進士選翰林

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庚午爲廣東鄉試副考官尋
遷御史轉給事中自以爲身居言路當周知天下利
弊陳之於
上方不負職故其數年中陳奏甚多多見施行而其
最切中時病者則有條陳虧空弊端各條一曰冒濫
宜禁各省司庫支發錢糧向有扣除二三成之弊故
藩司書吏外而授意州縣內而慫恿本官將不應借
支之款冒支濫借此在領者便于急需不敢望其足
數而在放者利于多扣不復問其合宜至于動項興

修工程多有署印人員輒行支借離任後歸款無期
則雖應放而仍與浮冒無異一曰抑勒宜禁州縣交
代例限綦嚴一切鋪墊衣服器皿等項均不准充抵
近日仍多以議單欠票虛開實抵者在新任之員豈
肯甘心承受自詒伊戚總由上司多方抑勒逼令擔
承一曰縻費宜省各省攤捐津貼名目縱為辦公豈
盡必不可省聞州縣所解各上司衙門飯食季規等
銀逐歲增加而無益之費如邸報一事州縣多出已
貲取閣抄報而各省又有刻報一分聞安撽省此項

費用每年通派各屬竟及萬金竊思刻報即不可少
亦何須捐費如此之多一省如此他省可知一事如
此他事可知一曰升調宜慎部選人員多係初任或
尚能謹守凳猾前任有虧不敢輕易接受惟佐雜題
升及調補繁缺二者其中固不無結實可靠之員然
每多久歷仕途習成狡猾於升調之時或誘擔承之
力以自見已長或託彌補之名以巧合上意上司不
加體察輒易受其欺朦在題升者急於得缺明知此
地之多累不復顧後而將前在調補者遷就一時將

因原任之有虧希圖挪彼以掩此究之揞承朋補皆
屬空名不過剜肉補瘡甚且變本加厲其言深切著
明又如奏漕船積獘謂舵工水手習教斂錢糾結黨
與江蘇浙江等幫最甚恐釀成事端後數年果有浙
江漕船滋事重案足見君於天下利獘訪求者孰也
在科道任內巡視倉厫東城皆獘絶風清已卯充順
天鄉試同考官是冬授福建分巡延建邵道莅任編
査保甲設立緝捕章程八條通行各屬匪徒斂跡上
官廉其能調署臺灣兵備道至卽緝獲洋盜張充等

多名置於法旋奉
旨賞授道光甲申以病乞假回籍調理臺地背山面
海幅幀遼闊民多獷悍素稱難治君在臺三載力行
淸莊弭盜之法鎭之以靜感之以仁民番安肅率屬
淸慎事無鉅細悉心綜理用是積勞成疾然自君去
後踰年而彰化淡水卽以械鬭起釁擾及全臺至勤
大兵勦定則君綏輯之功不少矣君自少工舉業詞
章通籍後究心經術遇有講求實學者必殷勤造訪
引爲同志人有投以撰著者必細加考覈別其是非

不爲虛文酬應解經多心得不苟同前人以率於公事未就至是歸里謝愈遂專力著作君初精研小學熟於爾雅說文謂惠氏棟九經古義未及爾雅遂補撰數十條小爾雅原本不傳今存孔叢子中世多謂爲僞書君初亦疑其僞後乃斷以爲眞作義證其言曰小爾雅者爾雅之羽翼六藝之緒餘也漢書藝文志與爾雅並入孝經家揚子雲張稚讓劉彥和之倫皆以爾雅爲孔門所記以釋六藝之文者然則小爾雅猶是矣漢儒訓詁多本爾雅毛公傳詩鄭仲師馬

季長注禮亦往往有與小爾雅合者特以不著書名後人疑其未經援及然如說文所引爾雅之廳則固明明在小爾雅矣其中如金烏之解公孫之偁請命之禮屬婦之名合符詩書深裨經誼沿及魏晉援據益彰李軌作解今雖不存而所注法言曼無卲美即用雅訓是固足以名其學矣唐以後人取為孔叢子第十一篇世遂以孔叢之僞而并僞之而酈氏之注水經李氏之注文選陸氏之音義孔賈之義疏小司馬之注史釋元應之譯經其所徵引核之今本粲然

具存此可見孔叢本多剌取古籍而所取之小爾雅猶係完書未必多所竄亂也又取戴氏震所疑四事一一辨釋具載本書嘉慶甲戌培翬在都館於君邸時方草創儀禮疏斯夕與君談論君見鄭氏注中引古今文異字賈疏多略不及笑謂培翬曰吾當專爲書以助子全疏之一矣其後在閩渡臺以書筒累重難攜獨攜儀禮一經每日公事畢輒纂一二條成古今文疏義其言曰鄭注所謂今文者乃小戴本出於高堂生所傳所謂古文者則前漢書藝文志云古經

出於魯淹中者也鄭君作注參用二本從今文者則今文在經古文出注從古文者則古文在經今文出注然今文古文各有一字兩作者如膱爲今文胾爲古文而又云今文膱或作植樴爲古文璪爲今文而又云古文繅或作藻且有不言今古文但云某或作某者殆當時行用更有別本典籍流傳字多通借周禮故書禮記他本論語異讀凡皆審定聲義務存折衷此經之注亦同斯旨冣其略例蓋有數端有必用正字者取其當文易曉從甒不從廡從盥不從浣之

類是也有即用借字者取其經典相承從辯不從徧從臉不從蹤之類是也有務以存古者視爲正字示乃俗誤行之而必從視是也有兼以通今者升當爲登升則俗誤已久而仍從升是也有因彼以決此者則別白而定所從鄉飲鄉射特牲少牢諸篇是也有互見而並存者可參覩而得其義士昏從古文作枋少牢從今文作柄之類是也又嘗撰春秋三傳文字異同考證然其畢生精力所專注者則在毛詩所撰毛詩後箋一書采集甚富後儒說詩之是者錄之似

是而非者辨之而其最精者在能於毛傳本文前後會出指歸又能於西漢以前古書中反覆尋考貫通詩義證明毛旨此則君所獨得者同時長洲陳奐亦治毛詩君數與書講論奐著書惟毛之從君尚有別擇然亦從毛者多嘗與培翬書曰承珙後箋專主發明毛傳爲之既久然後知箋之於傳有申毛而不得毛意者有異毛而不如毛義者蓋毛公秦人去周甚近其語言文字名物訓詁已有後漢人所不能盡通者而況於唐人乎況於宋人乎姑以一事言之召南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傳興也厭浥溼意也
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箋云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
禮歟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案此詩首章三語
初讀之似與王風之豈不爾思畏子不奔小雅之豈
不懷歸畏此簡書文法相類故箋語云云正義即用
以述傳但此女方被訟不從而開口乃云豈不欲之
作此婉辭不合語意且他處言豈不者下皆言有所
畏而不敢此則是謂非畏蓋此謂字與下章誰謂之
謂一律皆訟者誣蔑之辭衆不能察而欲歸於召伯

之聽之者也故此云厭浥者道中之露然必早夜而行始犯多露豈不早夜者而亦謂多露之能濡己乎以與本無犯禮不畏彊暴之相誣也毛於他詩豈不無傳而獨於此言之明其詞旨不同豈不言有是者謂有是早夜而行者乃可謂道中多露經反言之傳正言之耳故不熟讀經文不知傳文之妙不細繹傳文不知箋說之多失傳旨鄭學長於徵實短於會虛前人謂其拔跡而語性情者以此唐人作疏每欠分曉或箋本申毛而以爲易傳或鄭自爲說而妄被之

毛至毛義難明不能旁通曲鬯輒以傳文簡質四字
了之而已拙著從毛者十之八九從鄭者十之一二
始則求之本篇不得則求之本經不得則證以他經
又不得然後泛稽周秦古書於語言文字名物訓詁
往往有前人從未道及者不下數十百條擬俟通錄
一本後乃摘出別鈔以便就正又與魏源書曰承珙
於詩墨守毛傳惟揆之經文實有難通者乃舍之而
求他證如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傳謂庶民之言不可
信而左傳國語淮南說苑引此詩皆謂民不信上此

箋說之所本而於經文尤順故宜舍傳從箋然似此者才十之一二而已此君後箋之大旨也撰藁屢易手自寫定至魯頌泮水而疾作未卒業陳奐補之君詩亦積生平精力以爲者同邑朱侍講珔序其集謂音節悉本唐賢使典尤鎔其膏液棄其渣滓體安以雅辭麗以則寄託遙深詩之正聲庶幾弗墜蓋不誣也所著儀禮古今文疏義十七卷小爾雅義證十三卷皆手自付梓毛詩後箋三十卷爾雅古義二卷求是堂詩集二十二卷奏摺一卷文集六卷駢體文二

卷卒後子先翰先頻次第梓以行世其爲之而未成者又有公羊古義禮記別義二書君操行淳篤歸田後家居九載足不出里門不預外事惟與二三故舊間爲詩酒之會注經常至夜分寒暑罔輟平居自奉極儉然遇修邑城興書院及族中平糶等事多樂捐貲助成生於乾隆丙申歲三月十四日卒於道光壬辰歲閏九月十四日年五十七

論曰世之沈潛經義精於考訂者往往拙於文詞即或工文矣而詩未必工蓋兼之者難也又如閭巷樵

悴專壹之士文章學問負一時重名而終其身坎坷不遇者多矣君經學詩文卓然均可傳後而早登甲科陟歷清要中歲擁旄海外宦績偉然豈非生有夙慧得天者厚歟然君練達時務貌雖若不勝衣而慮事周詳慎密心力有過人者余又以惜其設施之未竟也

徽州府訓導夏先生墓誌銘節本

道光九年十一月初三日夏朗齋先生卒於家其明年正月訃至京師余爲文哭之既而其嗣以書來謂余與先生交垂三十年相知最深相契最篤誌墓之文舍余莫屬嗚呼培翬之於先生固以師事者也豈敢言知交哉然先生初司鐸吾郡時培翬爲博士弟子而先生畧分忘年引與講論自周秦而下逮國初諸儒學術源流人品邪正與夫立身治家之要居官涉世之宜縱言無不至厥後雖違講席郵函來

往歲無虛月培翬於先生之學行飫聞心折久矣其
又安辭先生姓夏氏諱鑾字德音朗齋其號也先世
祖宗文當宋時為太平州守遂家焉十七傳至政始
居當塗縣青山之隴上村曾祖僩芳祖璧儒隱德弗
曜父沛霖郡學生質行聞於鄉里
贈修職佐郎母李氏
封太孺人先生生十月而孤太孺人守節撫育六歲
入家塾穎悟過人年二十三補縣學附生旋補廩生
試輒高等為歷任學使所器重嘉慶丙辰

詔舉孝廉方正大興朱文正公巡撫安徽與督學大
庾戴公舉以應
詔授六品服戊午以優行貢成均己未入都考取八
旗官學教習辛酉補正藍旗教習期滿用知縣以太
孺人春秋高恐不獲遠道就養呈改教職選徽州府
訓導先生自少至壯未嘗離侍至是在都數年無日
不懸念高堂嘗言其充教習時例限三年報滿每念
太孺人竊恨其日之長閏月不得家書則心神皇皇
失措迨家書至發函伸紙如有不及見書中言太孺

人安乃稍定嗚呼先生孺慕之誠此可見矣乙丑奉母之官凡五載而太孺人思鄉遂乞養歸庚午丁母憂服除例應補原缺會署貴池縣教諭道光辛巳補原官再涖滁州九載告休旋里先生之學於詩古文辭訓詁名物無不研究而尤以切於身有益於世爲急務初習漢注唐疏中年以後服膺程朱身體力行教子弟必以小學爲宗性通達爽愷愛才好客竟日懽呼談論絕少倦容見人有一節之長稱譽不置其所不及推誠嚮導不憚再三人有急就之謀必爲籌

亹亹善遇事有不可義形於色然忠告善道於人無忤平居自奉極儉曰物力當惜也至於周人困乏則一無吝嗇意雅不欲與人競長短謂讓之一字終身受用無盡嘗與培翬論近儒學術謂兼考據詞章者惟朱竹垞兼漢學宋學者惟江愼修江氏書無不讀人知其邃於三禮而不知其近思錄集注實擷宋學之精又謂戴東原學出江氏其著書文詞古質可爲青勝於藍然不如江氏書平易切實人人可曉足裨後學是以泣任之初卽譔次江氏著述行事詳之上

官請祀鄉賢祠徽之通儒如程教諭瑤田汪孝廉龍
凌先生廷堪皆樂與先生交常相過從凌先生之殁
無子先生爲紀其喪事且哭之哀汪先生萊貧而績
學勵昂困庠序者二十餘年先生至亟舉優行爲學
使所賞廩首選後汪先生殁遺孤貧甚先生以時佽
給並招入署齋教之其他季考所舉優行亦多名宿
先生之在徽也於士之有學行者則敬禮之薦揚之
唯恐其不達其有負美質而學未至者必爲策勵之
教益之使底於成至或其人偶有過失或困於貧窮

亦必曲加矜恤不惜解橐以助以故在郡前後十數
年士無賢否皆愛重先生嘗偱修𪸩郡志董事程封
翁退齋請先生總其成先生手定條例采訪纂輯勞
心力於是書者數年又嘗以故大學士陳文恭四種
遺規有益士習世教重加刪補采諸學以詒多士其
居官盡職如此乾隆乙巳當塗大旱先生倡捐平糶
鄉人賴以全活者甚衆道光癸未塗邑大水先生在
𪸩聞之寢食不安急變貸白金千金命其冢嗣炘持
至家分散親族署中惟朝一粥暮一飯曰當此荒歲

省得米石餘卽可活一窮人命矣當塗俗多溺女先
生與族中富者共捐置育嬰堂養之而郡鄰溺女之
風以息又嘗捌義倉以利族人捐義田以贍族姓修
世譜以聯族屬嘉慶丁丑戊寅間太平郡學圮郡守
敦請先生經營修葺先生悉心經畫財歸實用旣成
而有餘貲則以捌立考棚修理忠孝諸祠規制煥然
嗚呼先生學正而識不迂德優而才足用故居鄉則
視其力之所能爲而善舉畢興在官則勤於風勵而
裁成者衆使膺民社得事權設施當更何如而惜乎

以教職終也然而開先生之風者亦宗仰於無窮矣先生生於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二月初七日至道光九年己丑年七十將解官歸諸生涕泗攀留先生曰吾之來時已與族人約以七十歸且七十懸車古之制也不可違遂歸歸四十餘日而卒初娶楊孺人早卒生一女適同邑國子監生汪辛榮繼娶吳孺人先七年卒生四子炘炯煥燮皆能傳父業治經有家法炘嘉慶戊寅副榜道光乙酉舉人任吳江縣教諭出爲先生從兄起元後炯廩監生道光壬午考職授州

吏目煥增貢生燮道光辛巳舉人揀選知縣孫男七致璐致瑩致璽致璠致璵致鑾致瓊孫女三曾孫女一炘等將以道光十一年二月葬先生於先人墓次來速銘銘曰

青山峩峩篤生君子好學不倦樂善無巳嗟嫺任恤著於鄉里芳聞既彰徵辟斯起謝彼浮榮泠官獨憙

練江之濆教從澤被神皐不復坊堂掩矣敬玆崇封為儒林軌

郝蘭臯先生墓表

昔人有云搢紳道行祿利然也自漢迄今士之騖於學者多以譁衆取寵已耳當其射策決科時六藝且不能究厥旨刿既入仕途何安有矻矻其中者乎乃若顓意纂述謝卻寵榮終其身窮困老死而不悔非至篤好曷爲若此棲霞郝蘭臯先生以嘉慶己未成進士官戶部主事余初至都聞先生名謁焉其後遂常往還時先生方治爾雅疏有所得必以相咨先生爲人恂恂謙退吶若不出口然自守介不輕與人晉

接遇非素知者或相對竟日無一語惟談論經義則喋喋忘倦所居四壁蕭然庭院蓬蒿常滿僮僕不備先生處之晏如浮沈郎署二十七年視官之榮悴若無與於已者而惟一肆其力於著述所著書有爾雅義疏十九卷春秋說畧十二卷春秋比一卷山海經箋疏十八卷竹書紀年校正二卷晉宋書故一卷宋瑣語二十篇補宋書刑法志食貨志各一篇荀子補注二卷雜問一卷記海錯一卷燕子春秋一卷蜂衙小記一卷通俗文疏證若干卷通姓錄若干卷晉文

鈔若干卷曬書堂雜文雜記若干卷先生嘗曰爾雅邵氏正義蒐輯較廣然聲音訓詁之原尚多壅閡故鮮發明今余作義疏於字借聲轉處詞繁不殺殆欲明其所以然然言之既多有所得必有所失矣又曰余田居多載遇草木蟲魚有弗知者必詢其名詳察其形考之古書以徵其然否今茲疏中其異於舊說者皆經目驗非憑胸肊此余書所以別乎邵氏也先生之於爾雅用力最久稾凡數易垂歿而後成於故訓同異名物疑似必詳加辨斷故所造較邵氏正義

為深春秋說畧敘例謂說春秋者不得妄生褒貶春秋直書其事褒貶自見又謂春秋皆實錄多一字少一字皆事實如此非聖人意為增減蓋亦先生得意之作也山海經竹書紀年傳習者希每為後人羼亂先生於山海經援引各籍正名辨物訂其譌謬於紀年則據唐以前書所引比附校勘使秩然就緒殆昌黎韓氏所謂味於衆人之所不味者乙亥之歲先生以養痾輟爾雅業瀏覽晉宋史書撰書故瑣語補志又鈔晉文百數十首謂王右軍虛談廢務浮文妨要

二語切中當時之弊所鈔屛黜虛浮一以切實爲主其自作雜文亦出入漢魏晉宋之閒雜記數衮旁徵稗說閒采時事意主勸戒似其鄉漁洋山人雜著其參稽古訓正荀子楊注之誤靜觀物態作燕子春秋蜂衙諸記皆本說雅緒餘而記海錯一冊尤足補證禹貢疏此先生著作之大凡也先生淹抑戸曹未遷一官貧病相侵尋以徂逝而其同歲生用部屬起家持節鉞於外者比比人或以是爲先生惜又或咎先生不習吏事仰屋著書以故無表建於世是殆不然

丈夫之仕也固宜乘時樹績俾朝廷收用人之效然亦視位之得爲與其性情才力何如耳若不自顧度而冒進矯拂以爲之必阤先生勤勤斷簡中整齊釐剔明古義以詔來者其益於世甚大設令舍其所業抱牘以馳吾未知其建立何如其官之升沈未可知而其不能著作繁富以傳於後則固有斷然者由是觀之先生未爲失已先生諱懿行字恂九隅皐其號也道光乙酉卒於官其孤雲鵠歸葬於金鈎山原友人牟庭誌其墓今其孤以華表之文來屬余余交於

先生久頗悉其意趣如先生者浸淫故訓始之非以祿利勸繼之不以仕宦紛其於書眞性命依之蓋當世篤學君子所撰著何可無紀乃爲撮其大指詮次如右使歸而揭諸石至其生平行事及世系已見牟君誌者不具錄先生繼配宜人王氏名圓照字瑞玉號婉佺博涉經史撰列女傳補注列仙傳校正詩經小記先生卒後輯其遺書以求彰顯於世是亦不可無傳者爰附及焉

研六室文鈔補遺目錄

研六室文鈔補遺

績溪胡培翬竹邨

惜陰書院別諸生文

自古治天下莫不以培養人才爲先周之興棫樸歌菁莪詠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人才稱極盛焉迨其後城闕子衿之刺作而邦國殄瘁矣烏虖人才之繫於世治不誠重歟長沙陶文毅公總制兩江以育才爲急特於金陵博山之陽建惜陰書舍擇取鍾山尊經兩院高才生肄業其中做雞籠山故事而

課以經史文三者使日講求有用之學無僅耗心力於時藝先翰謹案道光壬辰癸巳陶文毅公延竹邨師主講鍾山書院師選刻課藝文毅序之有云往時盧抱經錢竹汀姚姬傳諸先生嘗主斯席皆以實學爲教今又得胡先生爲之提唱吾見其風氣蒸蒸日上也蓋是時惜陰書院猶未建而師與文毅已多以實學爲諸生勗矣其立教可謂善矣雖然猶有說昔趙宋試士變詩賦爲策論而八面鋒之書即出其弊也茫無心得徒以通套浮詞取工速化是上以是求下不以是應可奈何夫經者制行之準然非尋章摘句之謂必體驗乎聖賢修己治人之道以淑身心而求爲約先求爲博史者經世之

貧然非一知半解之謂必參究乎古今因革損益之宜以裕猷爲而識其大勿識其小至文也者本經史所得發爲詞章達則潤色鴻業窮亦修辭明道豈區區以帖括爭能哉昌黎韓氏云學有經法通知時事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斯爲深於經深於史深於文者也吾不知諸生應文瀫之命而來者其皆俛然以實學是務乎抑皆徇於虛名乎其於十四經昔人以大戴禮入經稱十四經廿四史皆早夜講習弗遑乎抑或鄭孔之說馬班之書猶未寓目乎其皆言必已出不肯勦襲

前人乎抑或從類聯策料中販鬻而無能自立機杼乎今歲余承乏茲席與諸生議論今古而博聞彊識實事求是孳孳不已者正大有人惜夏閒烽烟告警未能安常講肄及秋而余足疾復發遂卻來年之聘矣今解館旋籍諸生每以不克挽留爲恨其進謁者類多離愁見於言面余曰是無然夫離索之感昔賢同之卽余兩游金陵談經論藝結契甚多抑豈遂無依依然難舍之情耶然而地異者學同勢睽者志合古人一室著書此心此理有可於千里外相印合者

則不必其在几席也自今以往願諸生日有就月有將無忽乎惜陰之稱無昧乎經史文之義無急功名而薄氣節無鶩浮華而忘實踐異時羽儀王國本所學以用於世俾朝廷收得人之效與周之治內治外比烈焉是則余之所深望也夫

上羅椒生學使書

鞏前鈔呈拙箸儀禮正義四卷而士冠仍有二卷今並鈔呈伏祈誨正鞏撰正義約有四例一曰補注二曰申注三曰附注四曰訂注何謂補注鄭君康成生於漢世去古未遠其視經文多有謂無須注解而明者然至今日非注不明故於經之無注者一一疏之疏經卽以補注也何謂申注鄭君之注通貫全經囊括眾典文辭簡奧必疏通而證明之其義乃顯昔人謂讀經憑注讀注憑疏是故疏以申注乃疏家之正

則也然六朝唐人之作疏往往株守注義不參眾說故有寧言周孔誤莫道鄭服非之諺又孔沖遠作五經正義於禮則是鄭而非杜於左傳則又是杜而非鄭令人靡所適從此豈非疏家之過乎今惟求之於經是非得失一以經爲斷勿拘疏不破注之例凡注後各家及近儒之說雖與注異而可並存者則附錄之以待後人之參考謂之附注其注義有未盡確者則或采他說或下已意以辨正之必求其是而後已謂之訂注此覺作正義之大略也至賈氏公彥之疏

或解經而違經旨或申注而失注意其書相傳已久不可無辨正義閒亦辨及然必悉加駁正恐卷袟緐多有失輕重之宜因別爲儀禮賈疏訂疑一書又宮室制度非講明有素則讀儀禮時先於行禮方位盲然安問其他今以朝制廟制及寢制爲綱以天子諸侯大夫士爲目又學制則分別庠序館制則分別公館私館皆先將宮室考定而以十七篇所行之禮條系於後名曰宮室提綱書成擬冠於正義之首又陸氏經典釋文於儀禮頗畧今擬取各經音義及集釋

以後各家音切按次補錄名曰儀禮釋文校補草創未就憶翬從事禮經自戊辰始經今四十餘年矣中閒科舉仕宦消磨歲月書迄未成然翬之始志思欲效用於世自歷戶曹卽謂

國家之根本在是何者天下錢穀一出一入無不由戶部覈定而往往出則冒濫入則虧缺者其弊由於吏胥爲奸應催不催應駁不駁甚至鉤通外省吏漏報冊籍款目久之卽成無著如去歲冊內報存有十款今歲或止報八款九款部吏與外吏相通不行查出司員惟憑書吏擬稿畫行慣於稽查遂被乾沒而

主上不知也大臣不知也惟司員之勤於鉤稽者知之然司員卽勤於鉤稽而書吏之趨奉愈工終亦必入其彀中以致惟正之供每歲被書吏剝蝕者不知凡幾故翟以爲戶部之理財不在開捐例加鹽價惟在理其自有者而已翟在任每辦一稿必先覈對冊籍稽查例案然後將書吏擬稿改定其有事關重大者則自行起稿每日進署與吏爲仇晚則將冊籍帶回寓內鉤稽查覈夜分而後已不幸失察假照被議

旨準捐復原官

君上之恩實出望外然是時先嚴年近八旬舊恙復發不忍遠離迨養親事畢精力就衰不堪爲

朝廷驅策矣猶念儀禮實爲周公所作有殘闕而無僞託其中冠昬喪祭切於民用進退揖讓昭明禮意若鄉邑中得一二講習之士使衆畧知禮讓之風即可消兵刑於未萌此輩所以急欲成書也又念古之人雖退處巖阿而心不忘利濟常思爲善於鄉輩自辛卯出都曾承乏江南省城鍾山講席後更歷數處

至丙午得疾歸里十數年脩脯所入節省贏餘欲捐
置義倉義學義田以裨助
聖化於萬一不料義倉甫經辦理即被好惡拂性之
人從中播弄幾致黑白難分不得已求直於大君子
之前幸得轉屈爲伸俾義倉每歲多收穀數石遇歉
歲即可活窮人數命下邑沐德安有已時古人云得
一知已可以無憾又云士爲知已者死若鄙之見知
於函丈又安可以尋常比哉傾吐胸臆冒昧瀆陳伏
冀訓誨以爲圭臬拙作更求教正糾厥繆誤幸甚

守山閣叢書序

自彙刊出而古今載籍之傳漸廣然擇焉不精艮楛雜見別風淮雨訛謬相襲則刊或弗傳傳或弗遠

國朝乾隆中宏開書庫網羅放失歷代遺書稍稍完具以卷帙緐多未能盡付聚珍板擺印自

京城

陪都外武林京口邗江各鈔存一分用資學士窺覽近遂有摭取祕逸刻為叢書者其視鈔本流傳固易然擇之精而校之審葢亦難矣嘉慶間昭文張若雲

遵取箸錄書輯墨海金壺仍分四部以類相次體例頗整然如太白陰經云據影宋鈔本乃闕至數篇珩璜新論較唐宋叢書本脫去數條漢武帝內傳止據俗本較道藏本闕其大半大金弔伐錄原書已佚惟有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之本而若雲據所謂超然堂吳氏本者脫文錯簡更不可枚舉其他訛舛失檢者毋論則猶未盡善矣金山錢錫之府倅冲雅耆古讀書喜校勘文字異同每恨若雲氏書決擇未當

又板燬殆盡計所以重訂乃益出藏書聚同志商推去取討論眞贗反覆讐對民閒之善本則準之以文瀾閣本或注案語或繫札記其取材分類略仿張例而後出之書未入箸錄者閒亦附之凡十易寒暑而後竣余自己亥歲主講雲閒卽耳君名是秋游寓西湖與君弟鱸香張君嘯山寓居相接過從談論閒以叢書相質於鄙見甚洽其後時時郵函來往講求善本遂屬序於余夫余之弇陋何足以益君者顧自念半生耽慕典籍自經史以下百家有用之書靡不

省覽數十年來窮於蒐訪有思之而不得見見矣郎其本末必皆善者今讀君書不覺懣然心服其采擇之精校讐之審過若雲氏奚止倍蓰信足以津逮後學俾昔賢著作苦心不致淹没於訛文脫字於是决其書之必傳而傳之必遠無疑也曩者

四庫之設各省收藏家進呈書籍多至六七百種少或百餘種往往膺

高廟賜書之寵茲刻薈萃精華蔚爲巨袟信今傳後

裨助

聖敎尤非僅僅藏書者比異時當必有陳之
黼座懋邀
宸賞彰其好古者且以余言爲左契可乎

讀文字原序書後

六部書吏之弊多端而惟戶部吏陰持天下錢糧報銷冊籍日鈎結外省吏乾沒冒混剝蝕
國帑以肥其身家其害不在臣民而獨在
主上然害及臣民尚有知而訐之者至侵蝕
國帑則無人知之即知之且曰何與吾事噫至深痛也汪君孟慈先余官戶部數年每見言及戶部書吏之弊輒面赤髮指涕下余初訝其然及官戶部而乃悉孟慈之言之果然也然孟慈初主河南司稿以欲

揭河工冒銷之弊爲書吏所切齒同官從而排擠之
調主貴州司稿又以斥革書吏忤同官意幾不容於
戶部夫戶部書吏之弊如此若得孟慈輩數十人在
各司則吏必有所憚而不敢逞於歲入歲出之數嚴
覈鉤稽毫無弊混每歲撙節百數十萬易易耳余見
世之論度支者視
國帑若秦越人之肥瘠即動以苛刻爲戒不知所惡
乎苛刻者爲其析及錙銖以病民也我
國家

列聖相承深仁厚澤永不加賦取於民者皆惟正之
供書吏乾沒冒混之弊於百姓無絲毫益嚴懲之於
百姓無絲毫損設以惟正之供任其乾沒冒混猝遇
度支稍絀勢必籌及正供之外其弊可勝言哉故部
臣之謹持出入所以固
國本
國本固財用足自不至籌及正供之外而病民也夫
部臣之理財理其所自有者而已若增關稅加鹽價
是乃言利非理財也故部臣之籌款不在臨時而在

平日其持之也在無忽乎一稿一案而其效必見於數年數千年而後何則今日耗一絲明日耗一絲而所耗者多矣今日益一絲明日益一絲而所益者多矣然所謂益者非益所本無也不耗則益矣夫書吏之乾沒冒混非敢驟逞其技倆也其弊在主之者鈎稽不力即如應追應解之款若照例按限嚴催何能歷久拖欠乃書吏往往蒙混延閣主稿者未能查出任其多年懸宕久之即成虧空追將經手之員參辦亦不過報明家產盡絕豁免而將項已無著矣更有

甚者書吏之案歷久遠官非一手輒與外省吏鉤通於冊內漏報款目司員之主稿不過一點而止累寸之冊未必逐一稽查積年之案未必逐一覈對於是始而遺漏者繼而銷除斯則乾沒之弊也至冒混之弊尤多其例所不應準而準者固已更有不應駁而駁者而駁亦爲冒混之地或駁於此而冒於彼或駁其小而冒其大主稿者閱之以爲駁也則從而畫諾焉而不知已入其彀中矣又或例案較然準駁斷無可混則借其中一二無關輕重款目行查以售其遷

延之訐凡此諸弊悉數難終爲害甚鉅非心於
國事不畏勞不避怨未易有能剔除者此余所以服
膺孟慈不置也孟慈之高祖快士先生爲前明遺獻
志潔行芳深於聲音訓詁之學著有文字原一書今
讀其序文乃知孟慈之家學固有所自始而其秉性
之剛正不肯脂韋隨俗亦涵濡於祖德者深也

清故孝子朱臯亭先生墓表

道光戊戌培翬承乏婁東講席即聞嘉定故孝子朱臯亭先生之行越八年先生仲子出守吾郡始得讀先生之集又二年而郡守丁母太恭人憂去官歸里將祔葬太恭人於先生之墓以表墓之文來屬培翬於郡守沐其德化仰其箸述中心相洽久矣曷敢辭案狀先生諱瑋字秀珩一字韋堂晚號臯亭老圃故世稱臯亭先生朱氏系出河南宋紹聖諫官勃其子敦儒南渡爲鴻臚卿詳宋史文苑傳五傳至尚義卜

居吳縣之洞庭東山
國朝康熙中先生曾祖諱廉始遷嘉定祖諱履泰父
諱倬母葉氏生子四長裕次祥次禧先生其季也七
歲入塾端謹如成人時堂上督望甚嚴先生即能曲
體親志刻苦勵學從諸名宿受業學益進家故貧年
十七歲賓訓蒙以養離家五里晨往暮歸歸輒佐作
勞夜則篝鐙而讀是歲冬父患溺血侍疾不解帶累
月迨疾革計無所出刲左臂肉調粥以進疾漸瘥明
年冬復病不起先生哀毀踰禮遂得歐血疾事母亦

順承意旨極誠盡力常思有以得其歡心雖窮甘旨不缺母享遐齡及卒五內摧裂血證復發事兄克恭伯兄無子時慰解之歿後經紀其喪葬仲兄叔兄歿撫其子衣食教誨如己子仲兄有女已嫁而寡恆周給之少時嘗倣黃陶菴先生吾師自監二錄集古人格言善行爲日監錄以自警又爲日記以考晝之所爲授生徒講經義必以躬行爲示蓋先生之孝自謹身慎行始而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先意承志愛親敬兄實有合於古聖賢論孝之大者豈謹以刲肱療疾

傳哉生平博通經史尤邃於春秋自三傳以降至近儒所說擇其合於筆削者爲一書名曰萃要亦工古今體詩駢體文旁及篆隸鐫印繪事罔勿精著作甚多以所寓主人不戒於火焚燬殆盡郡守編其詩文存者爲歸硯齋詩存四卷文存一卷歸硯齋者先生築室所自署名也章氏寶蓮序之謂以孝弟忠信之人作爲孝弟忠信之詩讀之令人咸感發其孝弟忠信之誠洵不誣矣嘉慶十七年正月十八日卒享年五十有六屢困秋闈僅食廩餼以郡守貴

贈朝議大夫安徽徽州府知府配陸氏同邑國子監

生諱承謙之仲女亦以郡守貴

封太恭人幼即明敏長嫻女工于歸先生逮事君姑

趨侍惟謹晨起具湯茗問所欲以進乃退哺兒治膳

灑掃汲爨悉身親之嚴冬酷暑指出血汗如浴無旁

代者猶惴惴然恐不當意姑若善之則不色喜而加勉

更勤紡織刺繡以補家用之空乏是不獨先生孝於

其親而太恭人亦能相夫以孝也惜衣惜食自奉極

儉子女衣履皆自製而時脩之雖舊不污雖敝不裂

里黨爲之語曰見其兒知其母先生殁時郡守十四
齡耳太恭人訓之成立至陟巍科歷清秩迎就
京師奉侍郡署盡二千石之祿養而太恭人年登旄
耋不忘儉勤猶時述其壯年之作苦以訓後人曰大
抵人生筋力精神愈勞愈堅愈用愈出吾未見貪逸
惰媮之人能登上壽享全福也嗚呼此誠爲至言而
太恭人之賢益可見矣道光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一
日卒享年八十有六子二長式曾九歲而殤次右曾
即郡守也道光戊子舉人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散館

授編修旋授徽州府知府女二長適縣學生嚴傳書
夫故守節得
旌次適國子監生張瀚孫男四人長元轍次元輿次
元淦次元淮曾孫男一　貞度郡守在官有懸魚之清
無火烈之畏不矜察察而人罔欺不事煦煦而人咸
愛郡有兩書院懈弛甚矣至亟整理之嚴課程敦教
化士用嚮學示期某月日試六邑童子而遭憂未果
人多以未得昂趨爲憾且有感歎泣下者其小試一
郡而經世之猷已可概見行將大用於

朝故特舉先生碩德懿行著之貞石以見天之報施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云

涇縣龍神廟碑

昔韓昌黎撰南海神廟碑以節度使孔戣廣大廟宮治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脩爲時穌歲豐所由致夫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豈云以是求媚哉亦謂治民者爲民祈福必先致敬於神而崇廟貌而新之正所以盡誠敬之意也蒹塘顧侯宰涇之明年乙未夏旱禱於神盡禮朝三夕一兼旬不懈神降之澤歲以有收先是涇未立龍神廟刺史陳君晴嵐攝邑篆始於大安寺之禪室貌神像祀焉侯則以

爲規橅之未備也楹宇之未崇也庭唐之未深也乃擴而大之更於其前建廟三間中奉神像而風雲雷電之神以次並列又建亭堂三間爲牲酒豆籩陳設之所脩其庭除高其門廡規制大備明年澍雨應時歲以大熟廟在大安寺之東其寺尚有隙地數十弓前臨學池侯曰茲地在學東南形家所謂巽方也當甃齊高聳以翼文運乃出俸錢命工伐山木架閣其上顏曰龍光以與池中洗心亭對又於隙地之南得舊碑知爲明邑令劉公名世亨生祠遺址遂建屋三間

供劉公栗主於中顏曰棠陰精舍旁以待齋宿顏曰聽雨山房又修葺僧寮三間顏曰雨花堂蓋終始不忘爲民祈澤之意又其寺久未脩上雨旁風所在皆有侯亦重葺之盡易其腐瓦圮桷加以黝堊煥然一新是役也經始於道光乙未四月落成於丙申七月共用錢二千五百緡出民力者十之六出俸錢者十之四與孔公之百用具脩將毋同始侯至涇清獄訟絕苞苴重懲奸民矯詐之風遇牙角細故則立剖之訟日以希每歲增助書院膏火四十名以廣文教奉

檄修郡城捐廉倡率輸金於郡以濟鉅工亦既政清事理矣獨以農田雨澤關繫民命而惓惓於茲廟之興既竣工優游無事侯乃日登龍光閣俛仰憑眺辨山色之陰晴樂池泉之澄澈與邑紳士吟詠其中弦歌之聲不絕於里黨榮陰之化將見於今日其可紀也已顧侯無錫人名翰兼塘其號嘉慶庚午與培翬同舉於鄉侯之來培翬適承乏涇川講席相與處此四年矣而茲廟又鄰近講院習知其事故以勒石之文屬不敢辭也爰紀其顛末而系以詩曰

百穀之生仰膏若醴淡旬不雨則苗槁矣矧茲涇邑
處重巒中厥土墳起尤資雨功往時祈澤徧禱羣神
紛紛趨拜禮失則煩侯崇茲廟禱祀有宗丹雘暨茨
以莫不肅楹桷既堅堤廧克鞏神安其位膏流澤涌
惟侯在涇善政畢舉不侮矜寡不畏強禦神馨侯德
非以廟崇侯曰崇廟吾以致恭敬恭有常享祀不忒
歲歲降康黍稌萬億惟德感神惟神惠民敬告來者
視此刻文